

故事不消散，走进一条马路的内心

城市的街巷，从来不止是地理的肌理，更是地方的肌理，是情感的归宿。它们因一群人的坚守与记录，让历史不褪色、故事不消散。嘉定西大街，跨越千年光阴，在古建筑非遗传承人黄振渭的守护中

留存根脉；上海南昌路，隐匿于繁华闹市，在作家黄向辉的笔触下绽放温度。两条路、两代人，皆因心中热爱，让马路的生命力在传承与书写中生生不息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曹儒屹

守护西大街，留存老街根脉

嘉定西大街，早于嘉定建县，已有 1500 多年历史。它曾是嘉定城外最繁华的街巷。古建保护非遗传承人黄振渭，守了它 20 余年；作家王威尔，以文字为老街立传，让故事不被岁月淹没。

“我生在西大街、长在西大街，这条街就是我的根。”说起老街，黄振渭语气平实却滚烫。他的童年，完整嵌在西大街的小巷里、河水边、老宅间。黄振渭的家在项泾边上，隔一条窄窄的项泾咫尺相望的，是另一个黄家，大名鼎鼎的“练西黄氏”。练西黄氏家族家训“汝宗世守，日惟义方”刻在祠堂里，400 多年来，黄氏一族行善乐施、兴学办报、造福乡梓：始祖黄继春乐善好施，获“齿德兼优”的匾额；十世孙黄世荣创办嘉定第一份报纸《嘉定旬报》、创立普通小学，开启地方新风。连黄振渭读书的练西小学，也是练西黄氏创办的。黄振渭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，老街与祖宅，成了他心底最安稳、最温暖的牵挂。

西大街项泾桥西侧往北，临河一条窄窄石子小路，几步外就是练西黄氏“其顺堂”。小时候，他常和伙伴钻进这座江南少见的“包堂屋”（上海嘉定、青浦一代的明清古民居样式，特指面阔五间、整体包裹式、无天井外敞、结构紧凑的单栋住宅）里玩耍，只觉得院子“大得走不到头”。这片占地 5500 平方米、依项泾河、连着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宅的清代建筑群，为他日后成为嘉定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埋下种子。

西大街是“活”的烟火，也是他成长的课堂。黄振渭出身匠人家，自幼爱看木匠干活，常蹲在铺子里



黄振渭(右)与王威尔(中)在乡非遗传承人老宅前合影

捡刨花、看师傅下料。他记得老木匠说：“没有歪木头，只有歪木匠。”14 岁时，他用旧木料自学做出纺纱车，街坊邻居争相借用。他懂木头有性、因材施教，这份对器物、对分寸、对老手艺的敬重，后来都化作了他守护老街的耐心与执着。

年少的快乐，简单又珍贵。项泾桥堍的上林春书场，是他每晚的去处。书场就在他家对面，父亲牵着他听书，他听不懂才子佳人，却爱听英雄故事，更爱书场里的零食香气。他捡烟蒂换零用钱，摆摊出租小人书。

西城门外的登云桥是上世纪 30 年代造的西式风格的桥。登上桥可尽览练祁河北岸西大街的临水人家风光，少年黄振渭和小伙伴喜欢用小棒去敲钢管做的桥栏杆，听回响的声音。

登云桥的铁艺门洞、石驳岸里嵌着的旧墓碑、亮得发暖的弹硌路、巷口晒太阳的老人、巷尾悠悠走过的三轮车，这些日常，都成了他生命里最熟悉、最亲切的模样。

1993 年嘉定撤县建区，大规模城镇建设启动。“这里有上千年

历史，是我们的文化根脉。”身为区政协委员，他连续 4 年在区“两会”递交提案，呼吁保护西大街。此后 20 余年间，他深耕老街保护：白天忙工作，晚上走访老街坊、整理口述史、手绘街区图。

“我挨家问，老房子哪年建、以前开什么店、有什么旧事，一笔一笔记。”他指着泛黄图纸，不同颜色标注建筑年代与价值，“现在留存的一手资料，基本都是那时候攒下来的”。

为凝聚力量、更好地守护西大街风貌，2006 年黄振渭牵头成立嘉定区古建筑与民俗历史文化研究会，吸纳本地文史、古建人才。研究会坚持不收会费，自筹资金，常年进行调研、讲座、出版刊物。黄振渭说：“我们这群人，都是放不下家乡的‘老嘉定’，凭着乡土情结聚在一起。”2008 年，研究会助力嘉定镇成功申报“国家历史文化名镇”。

黄振渭的深情与坚持，深深打动了作家王威尔。王威尔虽非本土居民，但年轻时在嘉定上学，印象中记得西大街“很好玩”。毕业后因工作开始深入了解西大街，也结识了黄振渭，跟着黄振渭跑遍街巷、走访老人、整理史料，先后写下《匠师之路》《蔡家馆》《印象西大街》三本书，把西大街的人、店、街、事一一记下。黄振渭常说：“西大街能留下这么多细节，多亏了王威尔的文字。”

如今西大街一期改造完成，咖啡馆、文创店、书店等现代元素入驻。黄振渭虽已年过七旬、退任研究会职务，他仍闲不住，盼着改造能多听老人意见：“只要还能走、还能说，我就想多跑跑、多讲讲，把知道的都留下来。路可以变，人与街的牵绊不能断。”王威尔也有对印象西大街一期店铺的采访计划，留下新的印迹，“老街要往前走，唤起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”。

住进南昌路，书写文化记忆

上海中心城区的南昌路不长，不通公交、车流稀疏，法国梧桐枝叶覆顶，在闹市中自成一方安静天地。对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、《南昌路上》的作者黄向辉来说，这条路早已不是地理坐标，而是她从新疆戈壁走到上海，最终安放创作初心与生命情感的地方。

这份连结，早在童年便埋下伏笔。黄向辉生于新疆乌鲁木齐这个离海最远的城市。父亲黄川是鲁迅研究专家，家中珍藏全套旧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牛皮纸包裹、沾满灰尘，却是黄川最珍视的藏品。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年少的黄向辉常在书橱前流连，记住了封面上“年青新”三字，长大后才知道倒过来是《新青年》，编辑部就在上海南昌路。书橱顶上摆着白珊瑚和大海螺，她常对着它们想象大海，南昌路成了她心底遥远的文化符号。

成年后，黄向辉定居上海，闲暇之余开始以新上海人的视角写作描绘上海。当出版社向她提出撰写南昌路的邀约时，她毫不犹豫答应，“我一听南昌路，一下子就激动了。这条路跟别的马路不一样，它对我有特别的意义。”彼时不少人质疑，一条窄路何足成书？甚至有人质疑：“你不是老上海人，写不出它的魂。”但黄向辉笃定，这条路是她必须书写的精神故乡。

为了读懂南昌路，她作出一个关键的决定：住进这条路。在友人的工作室楼上，她安顿下来，从一个旁观者，变成真正的亲历者。她不再隔着资料看南昌路，而是用脚步丈量、用耳朵倾听、用心感受这条马路的呼吸与温度。

深度居住的日子里，让她与南昌路的连结愈发紧密。她踏遍这条街巷的每一处文化角落：南昌路 100 弄 2 号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，是百年前思想启蒙的火种；在南昌大楼的 Art-deco 建筑里，听红军后代洪力讲述大楼旧事与家族革命史；沿街的石库门、老洋房，她一一拜访，听他们讲赵丹、吴湖帆等艺术家、文人与这条路的故事；也结识守店人，看他们守着方寸小店，守住南昌路的慢与静。

让黄向辉记忆深刻的，是在南昌路上的老字号洁而精川菜馆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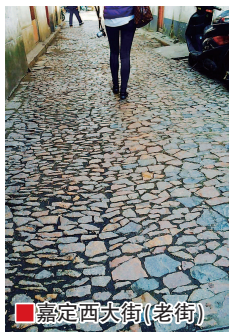
黄向辉在南昌路上科学会堂一号楼前



餐时，与一位国医世家出身的老人家的偶遇。虽然最终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从川菜馆的招牌菜青豆泥、干煸牛肉丝，聊到从民国至今上海婚庆潮流的变迁。当黄向辉闲聊时说出自己来自新疆，父亲是鲁迅研究专家时，老人家笃定地说出了“黄川”的名字，原来这位老人家曾在鲁迅纪念座谈会上听过黄川的研究。在千里之外听到已经逝去多年的父亲的名字，让黄向辉对这条路的情感，多了一层亲切。跨越千里，两代人、两地文化，因南昌路奇妙相连。

写作中，她将个人成长、西域记忆、文化思考，全部融入街巷的百年叙事中。从南昌路的前身“环龙路”，到“南昌”二字背后承载的家国情怀；从百年前《新青年》的思想光芒，到当代街巷里的人文坚守。《南昌路上》出版后迅速走红，是出版社“马路丛书”的开篇之作，更意外推动了黄向辉其他小说的出版，成为她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

如今，黄向辉早已成为南昌路的常客，她带着读者与朋友漫步街巷，解读那些藏在砖瓦间的故事。从新疆女孩到南昌路记录者、讲述者，于她而言，南昌路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

嘉定西大街(老街)

嘉定西大街(一期改造后)